

康宁蜀绣艺术特色研究

周福英 孙佩云

(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康宁是重庆第一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蜀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其刺绣作品既有蜀绣的传统,又形成了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本文对康宁刺绣的作品进行了分类,并从构图、造型、用色、技法方面对其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康宁刺绣题材丰富;在构图上主要以“中心式”为主;人物题材刺绣多以“美女”造型为主;用色上除了追求仿真外,喜好用红、橙、绿等颜色;在刺绣针法上,她不拘泥于传统针法,不断开发新的刺绣针法,在原有的蜀绣针法基础上,又独创了“双扣针”技法,使其呈现出更为独特美妙的视觉效果。这些艺术特色体现着康宁刺绣特有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对其深入研究,对于进一步传承和发展蜀绣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康宁;蜀绣;刺绣技艺

中图分类号:J5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4-0086-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411

蜀绣也叫“川绣”,是指以彩色蚕丝为主要原料,运用独特的绣技,在被面、枕套、衣服或者画屏等上面绣出花纹图案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主要指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一带的刺绣。^[1]由于文化和地理的渊源,也发展到重庆等周边地区。史料显示,千百年来,重庆在蜀绣的创造和传承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蜀绣的支流之一,重庆蜀绣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2]一批蜀绣大师脱颖而出,创作了反映生活,题材内容丰富,工艺精美,风格独特的绣品;在艺术性与技术性上均达到了很高的境界。2008年,重庆渝中区的蜀绣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这些刺绣作品承载着厚重的巴渝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是巴渝文化的瑰宝,巴渝民族的记忆,也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宁是重庆第一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蜀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蜀绣的代表性人物,她的作品具有蜀绣所拥有的“针脚平齐、短针细密、色彩光和、丝理匀顺”的特点,同时在选材、用色、纹样、技法上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康宁刺绣作品曾获“重庆市民间文艺奖”“首届重庆巴渝民间文化艺术节金奖”“中国原创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等诸多奖项,深受国内外各界人士喜爱。康宁本人也获得“巴渝十大民间艺术家”“中国德艺双馨民间艺术家”“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中国刺绣艺术大师”等荣誉称号,在民众中有“巴渝第一针”“蜀绣皇后”之美誉^{[3]1-7}。

目前关于康宁刺绣的研究有:《蜀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康宁》一文,主要对康宁做了简要介绍,对

收稿日期:2020-01-17

作者简介:周福英(1978—),女,山东潍坊人,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设计历史及理论。

基金项目:2019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蜀绣艺术现状及发展研究”(19SKGH029)。

其代表性作品进行了展示^[4]；《绣美蜀天下》一文主要介绍了蜀绣与康宁的渊源关系，康宁在蜀绣教育传承上的贡献^[5]；《下岗女工到巴渝“蜀绣皇后”》一文，介绍了康宁蜀绣的嬗变^[6]。《绣满山城》^[7]《渝绣三杰》^[8]两篇文章主要对重庆蜀绣的现状和传承人现状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来自媒体、报刊的报道。总的来看，研究成果较少，而且多是对康宁本人、康宁刺绣、刺绣传承教育的介绍，研究不够深入。本文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其艺术特色，以期使人们对康宁刺绣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对于进一步了解、传承和发展蜀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康宁刺绣艺术特色

康宁刺绣作品种类繁多，笔者实地调研并统计了重庆渝康宁蜀绣艺术研究院内陈列的作品，以及她个人编著的《渝康宁蜀绣》一书中的作品，主要从题材、造型、用色、技法四个方面对康宁的刺绣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其艺术特色。

（一）康宁刺绣题材丰富

康宁刺绣作品按照不同的划分方法，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按照题材的不同，可以分为动物类、植物类、人物类、风景类；二是按照呈现效果的不同，可以分为单面绣、双面绣；三是按照创作手法的不同，可以分为“临摹”类和“创新”类。

康宁的刺绣作品题材丰富，主要有动物类、植物类、人物类、风景类四种类型，其中以动物和人物类居多。动物类题材主要有猫、狗、老虎、熊猫、金丝猴、鸳鸯、鹦鹉、孔雀、仙鹤等（如图1-9），康宁尤其擅长绣制老虎，造型逼真、形象生动（如图16）。人物类题材主要有仕女、罗汉等（如图17-19）。植物类题材主要有竹、柳、树干、菊花、月季花、百合花、枫叶等（如图10-11）。风景类主要是以地域建筑为主的题材，例如单面绣《辉煌》（如图12）和同形同色双面绣《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就是康宁以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刺绣作品。



图1 《稚趣图》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2 《国宝熊猫》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3 《长臂金丝猴》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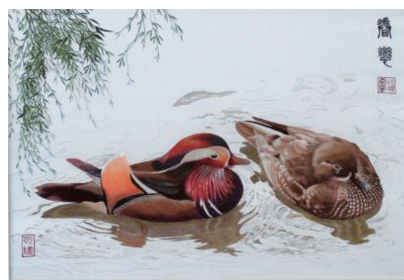


图4 《眷恋》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5 《瞻望》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6 《窃窃私语》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康宁的刺绣作品按照展示形式不同,可分为单面绣、双面绣两大类。双面绣又分为同形同色双面绣、同形异色双面绣(如图7)、异形异色双面绣(如图8)。康宁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以单面绣为主,后期的作品主要以双面绣为主。在同形异色、异形异色双面刺绣作品中,她运用了独创的“双扣针”技法,使作品拥有更为独特精美的观看效果。



图7 异色绣《异色狗》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8 异形绣《谐和》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康宁的刺绣作品按照创作手法的不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摹”类,一类是“创新”类。康宁早期的刺绣作品的题材,主要是由重庆挑花刺绣厂提供图片,部分是由国画家苏葆桢供图,例如《玉羽迎春》《百花齐放》等作品(如图9-10)。下岗后,康宁刺绣在创作素材上,多以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为蓝本,进行“临摹”,并加入其对作品的理解,通过刺绣方式表现出来。她的“临摹”类刺绣作品,受到赵经国、郎世宁等人的国画作品影响。如刺绣作品《谜》《国色天香》(如图17-18)中人物原型,大多出自赵经国、王美芳这对伉俪的工笔仕女国画人物。作品《国色天香》中女子头上的发饰,以及手上的团扇的纹样也有参考宋人小品的纹样。刺绣作品《辉煌》(如图12),则是以汤登勇的摄影作品《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为蓝本。



图9 《玉羽迎春》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10 《百花齐放》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11 《雅菊傲秋》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康宁不满足于仅仅临摹绘画作品,不断加强对绘画的学习,成功实现了自己设计、自己绣制的“创新”类作品,更好地将自己的设计思想和观念融入作品,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典型的如《花季》这幅作品(如图13),人物设计是裸体女子形象,裸体形象虽然在我们现今的学习过程中是很常见

的,但是在传统的刺绣作品中少有。这幅作品展现了康宁艺术学习的多样性,不仅从中国绘画中获取灵感,而且加强对西方绘画的学习,她用刺绣的技法,运用西方的表达方式来描绘中国人的人体美。



图 12 《辉煌》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 13 《花季》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二) 康宁刺绣的造型特色

康宁刺绣在造型上,喜好“中心式”布局,强调留白,给人以开阔的感觉。善用正反两面不同的造型,体现事物的两面性和可变性。在人物刺绣中,喜好“美女”式的人物造型。

(1) “中心式”构图

“中心式”构图是康宁刺绣非常突出的特点。构图(Composition)是造型艺术的术语,在中国画的理论中也称为“布局”“章法”等,是在特定的有限平面内形成一个组织结构,是形成形式美的方法。^[9]构图是一切造型艺术的重要造型手段之一,是衡量一幅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标准。清代丁佩在《绣谱》一书中就刺绣选样时,强调了整体构图结构的重要性。“绣工之有样,犹画家之有稿,其格局布置,即一成而不可易者也。此处最宜斟酌。”技艺出色的绣工,如果选图失当,其绣品在艺术表现方面也不会有太高的成就。^[10]“中心式”构图,是以整个底料的正中间为主要位置,在此放置整幅绣品最重要的纹样,使整幅绣品在纹样的分布上主次有序,主题明确。^[11]



图 14 《幽女神思》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图 15 《仿永乐宫壁画》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康宁的刺绣作品多采用的是“中心式”构图,主体形象会设计在视觉中心的位置,强调留白,讲究虚实对比,给人以开阔的感觉,富有意境。例如《幽女神思》(如图 14)这幅作品,图案的视觉中心是一位穿粉衣罗裙的美女形象,背景绣制的山石、竹、兰花,相映成趣,营造意境,给人以视觉的愉悦和美的享受。再如《仿永乐宫壁画》(如图 15)这幅作品,人物位居作品的中央位置,人物的脚下绣有一圈白色纹样,似人物腾云驾雾一般,增加了主体人物的神话性。此外,还有作品《耽·嘯》系列(如图 16)和《国色天香》(如图 18),都是采用的“中心式”构图,构图严谨,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形象明确。



图 16 《耽·嘯》系列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2)“异形”的造型特色

“异形异色双面绣”虽不是康宁独创,但是康宁的异形异色双面绣,却有着不同的造型特色。康宁在原有的蜀绣针法基础上,独创了“双扣针”技法,这使刺绣作品能够呈现出正反两面不同造型的视觉效果。而康宁也充分发挥了“双扣针”技法的优势,进行了作品的创新,她善于表现事物的差异性、变化性,尤其善于表现事物的两种极端状态。作品《耽·嘯》系列(如图 16),或表现老虎静态温顺一面;或表现老虎动态凶悍的一面;或眼睛凝视,形态静中有动,蓄势待发;或张口呲牙,凶悍可怕;生动地刻画了老虎的两种动态,正反两面动物形象截然不同,然而却绣制得惟妙惟肖。另外一件作品《谜》(如图 17),正面是一个仕女形象,作品背面却是骷髅形象。这种正反两面极端不同的视觉形象设计,成为康宁刺绣中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尽管最早出现这种类型风格的有乱针绣创始人杨守玉的《美女与骷髅》,但这幅作品主要使用乱针绣绣制,骷髅形象是作为主体人物的头部阴影部分出现,是在同一个画面中。而康宁的刺绣主要是运用了异形异色绣的方式,使刺绣作品呈现一面是美女,一面是骷髅的形象。整个画面除了正反两面的外轮廓设计一致外,内容却悬殊极大,设计得极为巧妙,成为康宁刺绣技艺上的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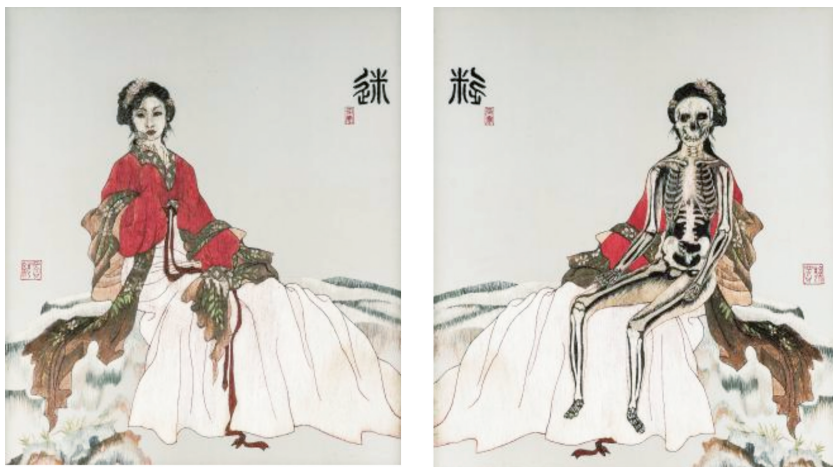


图 17 《谜》系列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3) 喜好“美女”式的人物造型。

康宁刺绣尤其是人物题材刺绣,多以“美女”造型为主,尤其崇尚贤淑之美的人物造型。这些人物的原型,有的是康宁本人,例如作品《思》(如图 19),表现的是康宁坐在枯树傍,枯树开始发芽,寓意蜀绣能够传承和发展下去;有的是出自赵经国、王美芳这对伉俪的工笔仕女国画人物,例如《谜》《国色天香》

(如图 17-18)。这些“美女”,多是淑女、高贵的形象;在脸型及五官设计上,多瓜子脸、柳叶眉、大眼睛;在着装的设计上,主要以轻薄的、流畅的、飘逸的服装面料为主;在服饰造型上,多以中国传统服饰的造型特点为主,例如旗袍、立领;体态优美、端庄、优雅,具有东方古典美女的审美特色,又与背景的山石、梅、竹、鸟等搭配,给人以视觉的愉悦和美的享受。



图 18 《国色天香》系列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康宁刺绣中人物造型在发型和发饰上也非常有特色,喜好头顶高耸的发髻和精致的发饰。康宁用轻柔的线条,用“施毛针”针法,营造出蓬松的发髻,给人逼真的视觉效果。此外,她用精细的短线勾勒出仕女头上的发饰,这些发饰的彩线被头发的黑线包围成一体,乱中有序地交织在一起,精致的头饰经过康宁针线地渲染,成了乌黑发髻里的点缀。如《国色天香》(如图 18)的黄色镂空头饰,原作是一个花木兰的形象,头饰是全部包住头发的,康宁将其设计成镂空的纹样,化解了花木兰身上的男儿气,使作品中的女子更加端庄温婉。像《谜》(如图 17)这幅作品中人物的托腮动作,《国色天香》里的扶扇和兰花指手势,她们优雅的动作、从容的神情、华丽的服饰和精致的发饰,展现出女性特有的美,而这些人物的美,体现的是康宁对美的追求和审美特色。

(三)康宁刺绣用色特色

色彩是艺术语言的表现形式,是情感的符号、精神的载体,也展现绘制者的喜好和审美水平。^[12]康宁刺绣用色上,追求色彩搭配和谐、有美感,有明暗变化。动物类作品用色主要追求仿真,人物类作品喜好红色、橙色、绿色,而且最有特点的是“双面异色”的用色处理。

康宁刺绣的动物类作品在颜色运用上,主要是追求仿真效果,对于颜色的选用主要是体现“真实性”。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康宁的用色明显地体现着康宁的用色喜好。生活中,康宁喜好红色、橙色、绿色;在刺绣人物用色设计、衣服颜色选择上,也喜好用大面积的红色、橙色、绿色等,这在作品《思》《国色天香》上都有很好的体现。作品《思》(如图 19)绣制的就是康宁本人 60 岁的形象,康宁着红色旗袍,披橙色纱巾,若有所思地坐在枯树下,身上的旗袍和纱巾顺应着身体的动态,深红色的旗袍让观者感受到丝绸面料的华丽,而橙红色的纱巾则轻轻地附着在旗袍的外面,有轻盈而飘逸之感。康宁很巧妙地运用渐变的处理方式,体现色彩丰富的层次。作品《国色天香》系列(如图 18),主体人物女子的服装颜色选用红色、橙色、绿色等,发髻上的头簪饰品颜色与衣服的颜色为同类色或相近色,从视觉上形成一个整体,强调了色彩搭配和谐,而又富有层次变化。

除了追求仿真,喜好红色、橙色、绿色等,康宁在用色上的另一特点是“双面异色”处理,使刺绣作品正反两面呈现出不同色彩的视觉效果。如《国色天香》作品中人物衣服的颜色一面是红,一面是绿,红色和绿色作为对比色,在观赏时有很强的视觉效果。一张绢上的两个面用不同颜色的蚕丝线呈现,而又互不干扰,这不仅可以看出刺绣工艺的精湛,而且可以看出用色的独特性。



图 19 《思》

图片来源:汤登勇摄

康宁“临摹”类刺绣作品,虽然是临摹,但是用色上与原作并不完全相同。康宁临摹的作品大多是国画作品,国画主要是在纸或绢上,用笔和颜料作画;而刺绣作品则是用针和丝线。绘画颜料色彩丰富,画家还可以根据需求,调配出更多的颜色,能够形象逼真地表现客观事物。刺绣在用色方面受到色线的局限,要达到对自然地逼真模仿并非易事。^{[10]95-97}因刺绣与绘制工具、材质不同,所呈现出的绣品与原作很难一样,需要刺绣者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二次设计。通过对比就会发现绘画作品与刺绣作品略有差异,原作在色彩方面富有水墨的质感,而刺绣作品则具有丝线特有的光感,刺绣作品在色彩上保持了统一与完整性,更加凸显刺绣的工艺。像《仿永乐宫壁画》(如图 15)和《谜》(如图 17),这两件作品虽仿制了原作的人物,形象却不完全相同。这既体现了刺绣者对原作的尊重,又表现出刺绣者对原作的二次创作,在不改变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色彩和针法处理。康宁的“临摹”类刺绣作品,不是简单地进行复制,不单是工艺品,也是艺术品,因为它融入了绣者对作品的理解,以及自己的审美思考,并赋予自己的艺术语言。

(四)康宁刺绣“双扣针”的针法特色

刺绣技法种类繁多,较常见的有齐平针、铺针、滚针、接针、抢针、掺针等。在众多刺绣针法中,“双扣针”技艺是康宁在大量的刺绣实践中独创的刺绣针法。她从缝纫机缝线的原理获取灵感,不断对双面绣进行实验,创造了“双扣针”技法。这种技法是指在一张底料上,两根绣花针同时进行刺绣,通过两根线的相互扣合,同步完成正反两面不同的绣品,呈现出两面完全不同的异形、异色视觉效果,实现了区别于其他异形、异色双面绣的不同技法。

“双扣针”法具体制作过程是先设计 A 面绣案,将其翻转至背面前,在 A 面绣案外轮廓线范围内设计 B 面绣案,把两张绣案分别用不同色彩的画笔画于底料的正反两面,在刺绣过程中用不同的笔迹来区分 A、B 两面的不同绣案。用两根针同时绣制的绣品非常独特,拥有其他刺绣技法无法取代的艺术效果。^{[3]25}

“双扣针”技法主要运用于异形、异色双面绣作品中。康宁运用“双扣针”法,形成的异色异形双面绣,与市面上的异形异色双面绣不同。目前市面的异形异色双面绣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分别绣制两个不同的刺绣作品,在装裱过程中用深色布料做隔断,呈现两面不同的视觉效果;二是将两个外轮廓线一致的作品,用针线将二者缝制合成为一件作品;三是先绣制完成一面后,再在背面完成另一面的作品。以上三种皆没有透光的针痕孔。而康宁的双面异形异色刺绣作品,是由两根针同时刺绣,能清晰地看见针眼透过的光线。康宁的刺绣除了针法的独有性,在刺绣工艺上,还有用线细密、针脚整齐、掺针自然、有层次感的特点。

二、康宁刺绣艺术特色的嬗变

康宁刺绣的艺术特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比前期和后期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康宁的刺绣作品,实现了从“临摹”到“创新”的转变,从“单面绣”到“双面绣”的转变。早期作品主要是以“临摹”和“单面绣”为主,后期作品主要以“创新”和“双面绣”为主。早期的临摹作品以名画为蓝本,追求仿真的效果,以“逼真”为美;单面绣主要绣制在服饰品、家居用品上,具有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康宁不满足于仅仅临摹绘画作品,她不断加强对绘画的学习,成功实现了自己设计、自己绣制的“创新”类作品,更好地将自己的设计思想和观念融入作品,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可以说后期的作品更能体现她的设计思想或者设计观念。同时,她在不断刺绣实践中,独创了“双扣针”技法,产生了与其他人不同的“双面异形异色”的刺绣类型。后期作品主要是用来观赏,大多被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更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

康宁蜀绣艺术特色的转变,一方面反映康宁对刺绣艺术的热爱与不断探索,以及不同时期对刺绣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刺绣艺术作品的价值转变,由“技术”到“艺术”的转变。评价刺绣作品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早期评价刺绣作品优劣标准就是看绣得像不像,刺绣的工艺是否光洁、整齐、均匀、顺直,绣制的作品越像,说明刺绣“技术”越高,就是“优”的刺绣品;后期除了看刺绣作品是否“逼真”外,更多地看是否有自己的观念、思想,是否有创新。康宁的刺绣很好地符合了这种刺绣评价标准的要求,从而获得了新生。后期创作的作品更能体现康宁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特色,更强调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这其实也反映整个蜀绣市场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蜀绣需求的变化,可以说康宁刺绣艺术特色的变化,与整个蜀绣市场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蜀绣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

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对蜀绣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受到机绣市场冲击,传统的手工刺绣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传统手工刺绣耗时长,而且价格昂贵。用机器绣制的产品,具有实用性强、花色品种多、针法多变、图案新颖、色彩丰富等特色。另外,机绣生产速度快,成本较低,价格便宜,因此人们更愿意选择机绣产品。而此时,康宁刚刚参加工作,当她到重庆挑花刺绣厂,看到老师傅们绣制的《毛主席去安源》《红灯记》《沙家浜》《葡萄熟了》等刺绣作品时,就被这些干净而又精美的手工绣片深深吸引,精致的传统工艺让她感到震惊,这让她毅然选择了挑花刺绣厂,成为蜀绣艺人王清云的弟子,从此开始了她的蜀绣生涯。到20世纪末,蜀绣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脑机器刺绣的迅猛发展,不断地冲击着传统手绣的市场,1995年,重庆挑花厂的机制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得不宣告解体,没有了经济来源的职工们只能另谋生路。康宁也只好将绣绷搬到自己家中,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康宁十分惆怅,但并没有减少她对蜀绣的热爱。同时这也让康宁意识到,传统的蜀绣必须创新,必须将手中的刺绣技艺变成有生命力的艺术品,才能把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之后受重庆罗汉寺住持释智丰大师的委托,绣制活佛肖像,从此康宁的绣技日益精进,从最初的单面绣,发展到同形异色、异形异色双面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刺绣特色。

康宁的刺绣作品,很好地展现了蜀绣发展变化对康宁内心情感的影响。既有蜀绣不景气时她的落寞、无奈,也有她对蜀绣发展的美好愿望。例如《幽女神思》(如图14)这幅作品,据康宁介绍:

创作此作品时,刚好是我下岗时间,生活没有了经济来源,如果转做其他行业,不做蜀绣了,蜀绣就没办法传承下去,可惜了,感觉非常无奈,所以在设计这个作品的人物形态时,我就用这个柔弱的女子,低着头,坐在假山上的画面,来表达我自己在这个创作时期的孤寂、苦闷之情。

单面绣作品《枯树发芽》则表达的是康宁对蜀绣的传承和发展的美好愿望。康宁说:

这幅作品人物的原型是我本人,蜀绣虽然在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中遇到种种的困难,但是慢

慢好转,国家出台了一些保护的政策,我的作品也慢慢得到人们的认可。这幅作品就是想通过枯树枝桠上长出的嫩芽,寓意蜀绣能够传承和发展下去。

可以看出,刺绣对于康宁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她生命里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康宁自从进入重庆挑花刺绣厂学习蜀绣,就与蜀绣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一生注定与蜀绣的发展紧密相连。蜀绣市场的变化尽管影响到康宁蜀绣技艺上的变化,但并没有影响她对刺绣的喜爱。尽管看到刺绣失去市场,康宁非常痛心和无奈,但她对刺绣的热爱和坚守,却从未减少。她的刺绣作品充分展现了她对刺绣不景气时的惋惜,以及对蜀绣传承和发展的信心。

康宁刺绣艺术特色的形成,除了与蜀绣市场和人们对蜀绣的需求变化有关,还受到了中国绘画、中国哲学、中国传统五色观等多方面的影响。古人早就认识到刺绣与绘画的联系,宋代欣赏画绣,明末上海的顾绣多选名画为底本,清代丁佩在《绣谱》中阐述了两者的关系,指出“绣即闺阁中之翰墨也”^[10]。康宁深知不懂绘画就只能临摹别人的作品,自己无法创新。尽管自幼受到舅舅烙画的影响喜爱绘画,但真正对康宁刺绣产生影响的是跟随著名国画画家苏葆桢学习,这使得康宁的绘画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也是康宁实现从“临摹”到“创新”的重要原因。

康宁在异形异色双面绣作品中,最喜欢表现事物的两种极端状态,这种形象的设计方法是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笔者在与康宁本人的访谈中,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问:《谜》这幅作品正面绣的是一个美女的形象,背面却设计为骷髅形象,为什么如此设计呢?

康宁回答:在蜀绣不景气的情况下,重庆挑花刺绣厂的很多蜀绣艺人都下岗了,大家都要生活,很多蜀绣艺人都改做其他行业了,我一直不舍得放弃蜀绣这门技艺,一直从事蜀绣的工作。当我有所成就之后,以往的极少数朋友、同事,却变得冷淡和嫉妒,我就想用这种形象来表现人的两面性,表达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想用这种形象表达人生非常短暂,年轻的时候美貌和智慧并存,转眼间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问:中国哲学中讲“阴”“阳”,万事万物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康老师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是否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康宁回答:这个肯定是受到影响的,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观点,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问题,我在绣制双面绣的时候,就想用差异性的两面表达事物的两种极端对立的状态,追求视觉上的对比效果。

康宁刺绣在用色上,崇尚和喜爱红色。红色是中国传统五色之一,《尚书·益稷》讲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丁佩在《绣谱·辨色》中讲到“颜色中之极绚烂者,红是也,极其贵重,亦惟红。”体现了红色在刺绣中的地位。康宁刺绣喜爱红色,无疑是受到中国传统五色观的影响。

三、结语

如今,蜀绣由于受到人们需求减少,机绣冲击而致劳动力的价值增高,学习此门手艺的人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慢慢萎缩。但蜀绣历史、艺术、文化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它承载着厚重的巴蜀文化,是巴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对蜀绣的传承与保护,首先要对其刺绣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蜀绣,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康宁蜀绣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她的刺绣作品题材丰富,有动物类、植物类、人物类、风景类;二是在造型上,喜好“中心式”布局,讲究虚实对比、疏密得当、强调留白,给人以开阔的感觉,富有意境;善用正反两面不同的造型;体现事物的两面性和可变性;在人物刺绣中,喜好“美女”式的人物造型;

三是在用色上,除了追求仿真,体现事物的真实性外,喜好用红、橙、绿等颜色;四是她在大量的刺绣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双扣针”的技法,使异形、异色双面绣作品呈现视觉效果。

康宁的蜀绣艺术特色的形成,受到蜀绣市场、人们对蜀绣的需求、传统绘画、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五色观等多方面的影响。既有市场需求良好的“模仿”类作品,也有市场不景气时的艺术“创新”作品;既有传统绘画尤其是国画的造型方式,也有受中国古代“阴阳”哲学思想影响的表达手法,并汲取了中国传统五色观的用色特点。多种因素构成了康宁蜀绣艺术特色的产生,从而也推动着蜀绣的发展。

此外,康宁蜀绣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她的刺绣作品无一不体现着对美好生活 and 艺术审美的追求,反映着康宁个人的人生观和审美特色,以及她对蜀绣的热爱和对蜀绣发展的美好愿望。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对深入研究蜀绣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传承和发展蜀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王焕. 指尖上的芭蕾——郝淑萍蜀绣艺术[J]. 艺术评论, 2017(1).
- [2] 沈宓. 绣美蜀天下[J]. 中华手工, 2015(6).
- [3] 康宁. 渝康宁蜀绣[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4] 王天祥, 汤登勇. 蜀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康宁[J]. 民族艺术, 2017(1).
- [5] 沈宓. 绣美蜀天下[J]. 中华手工, 2015(6).
- [6] 王文玉. 下岗女工到巴渝“蜀绣皇后”[J]. 红岩春秋, 2007(3).
- [7] 黄海苹, 杨俊鹏, 万鹏. 绣满山城[J]. 中华手工, 2018(1).
- [8] 阿蛮. 渝绣三杰[J]. 公民导刊, 2006(7).
- [9] 罗雪. 摄影构图[M]. 北京: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
- [10] 丁佩, 著. 姜映, 编著. 绣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1] 陈丽琴. 广西壮族民间刺绣的艺术特色[J]. 社会科学家, 2018(1).
- [12] 论中西方绘画在造型和色彩上的异同[EB/OL]. <https://wenda.so.com/q/1462801581729113>.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Kang Ning Sichuan Embroidery

Zhou Fuying Sun Peiyun

(College of Fine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Kangning is Chongqing's first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 of Sichuan embroidery, a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Its embroidery works not only have the tradition of Sichuan embroidery, but also have formed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with high artistic and aesthetic values. Kangning's embroidery works are classified and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mposition, modeling, color and techniques. Kangning embroidery has rich themes. 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central style". Most of the embroideries 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figures are in the form of "beauties". In addition to the pursuit of color simulation, she likes to use red, orange, green and other colors. As for embroidery stitches, she does not stick to traditional stitches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s new Sichuan embroidery stitches. Based on the original Sichuan embroidery stitches, she also created the "double-needle stitch" technique, which makes embroidery show the visual effect of double-sided abnormality and different colors. These artistic features embody the uniqu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Kangning embroidery. A thorough study of them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for the furthe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ichuan embroidery.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ang Ning; Sichuan embroidery; artistic feature

[责任编辑:孟西]